

悲情的建築初戀



就跟每個悽苦的初戀一樣，許多建築師心中印象深刻的案子，是生命中最大最多預算的案子，而我，不是。

2000年建築系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參與了新竹一個里民活動中心的案子。這個案子十分特別，工程幾百萬的預算，設計費大概幾十萬不到吧！以當時的公家預算蓋個派出所都不夠，卻是在兩個里的交界處一個開放的公園基地上，幾乎可以想像日後居民扶老攜幼跑來活動跟聊天的樣子。當時的公司由幾位年輕歸國的建築師主持，因為現在已經太有名了，名字我就先略過。幾百萬的工程費，幾十萬的設計監造費，你已經可以想像在政府採購法最低標的框架下，肯定還要負責跟廠商肉搏鬼打架加泥漿摔角了（哭）。

但幾位熱血的建築師不在意，連帶感動了我這無知的建築小鮮肉，大家把《EL Croquis》雜誌當作枕頭，每天埋首在現場調查與案例研究的深海中，就睡在公司裡。幾個月過去了，經典的平面才在負責的建築師手中一筆一畫苛摳出來，泛黃的草圖紙上用鉛筆一條條搭接的墨線，我們難掩心中的激動，真是美妙的光啊！並且，如同俗話中的做戲做全套，打蛇隨棍上，我們設計了應該是全台灣最早一批在公家建築空間的清水模建築之一，為了追求比例完美，柱子的上下方的開口光線，入口的斜牆的角度調整了不知道多少次，天花雖然是便宜的T5燈具，但在頂層模板設計預埋的口，讓燈具完美嵌入混凝土的天花中。帶著滿身的傷痕，頂著承辦又是威脅抓去關又是逼迫如果預算爆了就x爆全家之類的氛圍，這小房子顛顛簸簸的完成了。幾乎可以從大家強忍著淚水

的表情中感受到，做公家案還是有點價值，我們真的可以為環境做點事情，這麼小的案子把每一分錢用到最極致，不要再加無謂的裝修，過度的裝飾，跟許多先進國家一樣，我們嘗試討論的美學，我們的市民可以使用一個純粹的沒有過多符號與裝飾的公共空間。

好景不常，可能是幾位地方人士「覺得」一棟房子沒有貼磁磚作粉刷面，好像沒穿衣服的人一樣，當時誰想得到十幾年後國家歌劇院也沒穿衣服呢？另外沒有裝修的輕鋼架天花跟鐵捲門也無法使用，以至於後來它就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來賓點播奶茶劉若英的後來，請掌聲鼓勵）。即使多年後里界改變，人事全非了，仍然看得出當時的痕跡，其實不是感傷，也沒有灰心。我只是可以理解，十幾年過去了，台灣的建築專業者非但沒有放棄，而是面對的挑戰與艱難不只是來自專業。我們群體的美感與美學教育始終沒有進步，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們的敵人從來就不是低劣預算與僵化的法制，而是我們自己。那個甘於躲在熟悉落後的自己與選擇隨便的自己，輕易妥協的自己，我們的孩子沒有機會像已開發世界上的孩子一樣，從小在一個純粹清楚的環境中養成，添加了過多的主觀看法，沒有機會學習欣賞自然的美好。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不是歸責於任何其他非專業者的口水，基礎的環境與美學教育才是一切的根本。只是大人們啊，有想過嗎？看看鐵捲門上的藍雲白鳥，抬頭看看不就在我們的天空上？何需要你們多餘的把它噴在這片鐵皮上頭？

我心裡一邊反省著自己，一邊想起蔡燕萍老師說的，自然就是美。（流淚）



林彥穎。林彥穎建築師事務所之主持人與YEN Partnership Architects共同主持人。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榮獲傑出設計獎畢業，並具有台灣之建築師與室內設計師執照。目前於淡江大學、中原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指導建築設計課程。2004年獲得228國家紀念公園國際競圖設計首獎、2007與2011年獲得TID台灣室內設計大獎、2012年獲得中國建築藝術年輕設計師獎、2014年獲得HKDA香港設計協會住宅空間獎之優秀獎。曾參與台北市捷運局中山藝文公園規劃設計，國立台灣博物館工程等重點項目。在文創領域中也試圖以多元的角度切入設計本質，目前為林彥穎建築師事務所之主持人與YEN Partnership Architects共同主持人。